

海南开发丛书之一
● 报告文学集

1988海南大開發

海南开发报社编



广东旅游出版社

海南开发丛书之一
报告文学集

1988

海南
开发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海南开发报社编

广东旅游出版社

1988年·广州

《海南开发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编： 李挺奋

副主编： 赵志彬

编 委： 冯 湃 邢孔建 陈水雄

张能敏 杨金明 姜贻斌

赵伯涛 洪小波 闻 波

(按姓氏笔划为序)

《海南开发丛书》

总 序

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是一个历史性重大事件。这个非凡事件，将在今后很长一个时期内，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断地体现着它的影响。

海南大特区是现代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它是中国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重要的窗口、前沿、试验场和晴雨表。

正因如此，海南省的改革开放带着很大的探索性、试验性，甚至还有——风险性。

正因如此，海南新省牵动着国内外多少人的心，凝聚着多少人的目光，唤起了多少人的关切，以及如逐光明般的狂热的投入。

在这块古老而崭新的热土上，各个阶层各个层次的人们，有着对崭新体制的探讨和鼓吹，有着对宏伟的开发事业的建设 and 奉献，有着在历史契机面前的各种思维各种才智的充分的施展。当然，这其中也有人性的考验、人质的汰选、观念的碰撞，以及人生画面的多姿多彩的和真实全面的曝光……

于是，便有了与历史事件相伴的历史的实录，便有了这一套六种的，包括学术论文、报告文学、散文、杂文、政论等多种形式的各成体系的——《海南开发丛书》。

这套丛书的文章基本上类辑自《海南开发报》。它是《海

南开发报》的同仁们献给海南省和海南开发建设事业的虔诚的礼物。当然，这套丛书的促成和出版，还得力于广东旅游出版社的同志们对海南建设事业的关注和支持。

随着海南开发建设事业的高速和深入的发展，也许这套丛书还会有第二辑、第三辑……我们愿意为此不停地工作下去。

李 挺 奋

1988年10月31日

目 录

总序 李挺备 (1)

1988: 海南大开发

——《中国大走向》全景系列楔子之三 雷 铎 (1)

面向海洋

——赵紫阳 1986 年 2 月在海南 张文郁 (34)

第三十一省 海南省

——一次伟大的诞生 楚 良 冯 湃 (48)

南中国热风·中国秀才们 田 涛 (76)

蔚蓝色的呼唤

——海南：“人才流”的激涨、退落及其它 陈冠柏 (102)

南方之南

——走向阳光地带的人们 郭小东 (142)

疯狂的黄金

——东方“黄金热” 孔 见 陈积华 (148)

光荣与梦想

——游渡琼州海峡大奖赛内幕 费 声 (164)

血色蓝峡 冯 湃 (191)

海口十日记 楚 良 (208)

1988：海南大开发

——《中国大走向》全景系列楔子之三

雷 铎

第一章 故事与特写

孤岛海南面面观

很久很久以前，海南并不是一个岛，是一个半岛，大约在距离今天 50 亿年前的那段日子里，有些地壳陷落了，部分大陆漂移了，于是在南中国海出现了一个与大陆分离的孤岛。后来，到了 2100 多年前，“汉元鼎六年，平南越，自合浦徐闻入海，得大州，元封元年，置珠崖、儋耳二郡”。大陆人这时候发现了海南岛，开始派官、派兵、启蒙、同化、征税、杀人、写诗、往石头上刻字、往竹简上写历史。

故事① 苗人卖米的故事

海南现有人口 605 万，其中少数民族 90 万，当中黎族有 84 万，苗族、壮族、回族 6 万。汉族除去首府海口 30 万，其余多散布在环岛四周较平坦的地区，他们是汉朝以后大陆每

逢饥荒、战乱时的移民和伐黎官军定居以后留下的后裔。现代更有大规模的开发；仅始于 50 年代的农垦和军垦，至今留在岛上仍有近 100 万人。黎苗二族，人数虽少，却散居在本岛主要山区黎母山系的广大林区、山地，那里是林业资源、农业资源和矿产资源最深厚的腹地，海南开发的第一步和以后的深化，如同美国开发西部时面临的一个印第安人和台湾开发面临一个高山族的问题一样，各各不同，又有些其实很相近的课题。

闲话少扯，言归故事。公元 1936 年，有一个汉族学者叫江应梁，深入海南腹地研究黎族文化，在保亭县文化市，遇到一个苗人担两箩极好的红米下山与汉人交易，江先生便用随身准备送给黎人的几根针、一把铜汤匙和两小包烟丝给那苗人，苗人当即给了那汉人一大口袋红米（广东人至今认为红米是最补的，女人生孩子时吃，可惜产量太低，早已不种了），那汉人有点于心不忍——那些米不说种，只计算用石臼或原始木臼一臼一臼去舂，再大汗淋漓挑下山来，也不只值针、匙和烟丝的钱，那几样东西在当时约值两角钱。有个模样忠厚的本地人对江先生说：你给他的东西太多了，此间商人，只用两包烟丝，便换他这一担红米而有余了。（事见 1937 年《新亚细亚》杂志江应梁文《历代治黎与开化海南黎苗之研究》）。

组织部的林明江处长告诉我：黎族过去卖东西，把公鸡放在路边，人藏在树丛里草丛里，买主把鸡拿走，把一把盐或几根针放在地上，人走了，卖鸡的才出来拿，深山里的，不懂得价值，一个换一个，一个椰子换一根针，自然，这是解放前生黎的情形。《方輿志》说：“生黎不履民地。居民入其

地，使熟黎以盐贸鱼。”“熟黎多汉识，变服入州县平墟市，日晚鸣角结队以归。”解放后，共产党的民族平等政策取缔奸商对黎苗同胞的盘剥，以针或烟丝易鸡易牛易米的历史已经过去，但黎族人大体上仍是过着种稻养畜以自给的封闭型农业经济生活。

特写 1 旅店里的水缸

说罢山区农村，来看看首府海口。

我是乡下人，小时不知有水龙电灯，喝水去河里挑，装在缸里，用明矾澄清，黑天便点灯，仁油灯或煤油灯，蜡烛是不用的，红烛祭祖或办喜事用，白烛只有办丧事的人家才用，长大参加革命之后，用过蜡烛，但长年住兵营和都市，基本用的电灯，水则是自来水。到了海口，住在旅店里，在装修得很好的卫生间里，见到了我久违了的水缸，和小时候我家用的一个模样；晚间没电时，桌上有蜡烛，傍台灯点着，也颇有些中世纪的温馨。但，我毕竟有些悲哀，海口如今即将升格成省会了，本世纪末，将建成设施最现代化的拥有 100 万人口的大都市，如今却使远方游子时时感到停电的威胁（也苦了旅店的小姐们，一到来自来水，便满楼喊：来水啦，接水啦），去年我和妻子来海南旅游，海口的水缸和蜡烛给了我深刻的印象；如今来采访，又重温了乡村式的记忆，这是颇有些悲剧意味的。电是现代化的血脉，没了电，城市便瘫痪了；半停电，城市便呈半瘫状态。每于夜晚，你在海口登高远望，市区里一片白一片黑，是轮流停电的光影。现代化将在这里建设，这里将生出几片新城区，拔地长出几片摩天

楼群，倘若没有电，那电梯如何升上 50 层高楼，那中央空调如何驱走一楼炎热、那自动流水线如何流出一车一车、一船一船的商品？据说自海南建省的消息传出，迄今来琼谈判的企业接踵而来，而成交的不理想，恋爱不结婚，思来颇有些戚然。

海南建省，举世瞩目。国际的关注，且不去说，国内的反应，其强烈程度，实在出乎人们意料。两个多月之间，近 2 万名谋职者自费渡海，给仅有 30 万人的海口市，尤其给人才部门，造成巨大的压力和冲击。当年深圳建立特区，还要派人到各大城市到处收兵买马，隔几何时，人才有如石油开采中的井喷。内地人才希望寻找一个能证明自己价值的“座标”的奔突力，恐怕使许多人是始料不及的。

新中国，在闭关自守 39 年之后，铁幕于 1978 年拉开，社会发生了大变革。包产到户。建设四大特区。开放 14 个沿海城市。深化城市改革。海外人士，目不暇给。如今，又宣布将建立一个海上大特区，五洲友人，额手翘望。海南的政策，比以往四大特区更特，可谓“双料特区”。若将中国改革比成正孕育一个市场经济现代化新生儿的老母亲；我以为，海南岛便是她的“关尺寸”，按着它，便可以知道脉的沉浮迟数，预见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明天和后天；而目下，按着海口的脉搏，又可以测知海南的明天和后天。前天，海南是古旧蒙昧的（《崖州府志》云：交趾有鬼门关，其南多瘴疠，去者罕得生还，谚曰：“鬼门关，十人去，九不还。”唐李德裕经此赋诗云：“一去一万里，千之千不还，崖州在何处？生度鬼门关！”）；昨天，是贫穷落后的；今天，依旧不怎么令人乐观——但同时，已经升起了新希望的太阳；明天和后天，我祝

愿它每天的太阳都是新鲜的，新鲜到如同初生的婴儿、未字的处子、新破壳的毛绒绒的鸡雏、刚刚升出海面的新大陆的第一个高地！

第二章 理论侃大山

猪崽筐与系统工程

北京人叫漫无边际胡聊八扯为“侃大山”，也有写做“砍大山”的，颇有些目空一切的架势。笔者在本文开篇“理论文学”词目下注解：“拿了理论与文学来做拼盘。”第一章已端出了些许“文学”，那么，这一章，便要端出些许“理论”了。自度又非理论家，偏要做些外行的买卖，怕内行人笑话；但要探讨海南问题，没有一点理论又说不深透的，只好不自量力，“砍”——“砍”大山了——借我家乡卖拳人的开场白来说：“前面老先生、后面老师父、双畔打拳老行家，小弟献丑了也！”诚望理论人士、读者诸君多多包涵，不吝赐教，这是心里话。

文归正题。在我的老家潮州，买卖猪崽有一种专用的设备，叫做猪崽笼，用竹篾片编织，编织成横向、左斜和右斜交叉的形状。它有一个三维空间的形体，三个方向的线条之间有许多交叉点。

海南岛的开放改革，将面临多少问题？各问题之间又有多少交叉点呢？制订政策，必须考虑到工业政策、农业政策、第三产业政策、自然保护以及人口等 11 个问题，这叫做“一次合成问题”或叫“复色命题”（恕我杜撰）——譬如“工业

人才”命题。再与“政策”、“教育”交叉，又派生出“工业人才政策”、“工业人才教育”之类命题，这个我称之为“混合色命题”。

其实还有几个大母题，如科学、技术、城市、资金之类，假如列出，12个母题计，每个母命题便复合成100多个子命题。换句话说，当你考虑一个问题时，倘若用全面的观点而不是片面的观点、科学的方法而不是臆测的方法的话，将须顾及100多个与之相关的其他母题与子题的交叉，这在理论上是空之又空的，而在决策上，却是实之又实。（譬如，以交叉了两次所派生的“农业机械政策”为例，当年华国锋提出“1985年全国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听来很鼓舞人，但实际上行不通，为什么？资金、技术、人才之类的困难都未考虑进去。）政策的制订如此，规划的研究如此，人才的培养使用之类，亦通通莫不如此。（我在第一章中所罗列的“孤岛海南面面观”，其实只涉及了民族、能源、人才三个命题。）

一个决策者，面临的问题可真不少。

这是人类所共同面临的问题。

据我了解，这便是系统论，或谓之系统工程学的观点。我所要谈的，是海南开发这个大命题比较复杂的母系统，比我家装小猪的猪崽笼还要复杂一些，交点还要多一些，猪崽笼是一个静止的系统，即三维空间；制订政策发展实业之类，还要考虑一个性命攸关的重大因素——时间，空间加时间，那便是一个四维的空间。乱如麻，使人愁，扯不断，白了头。

海南要开放、改革，改变落后面貌，要而言之，将面临政治的（政策、法规、制度、体制）、经济的（资金、技术、规划）、文化的（教育、卫生、文艺、习俗、科研）、人才的

等等根本命题和无数盘根错节的大小命题，海南开发，决非一件一蹴即就的事情。我推想，目下，正有许许多多智囊、专家、学者、正在潜心研究这无数难题，为海南决策当局，提供决策依据，这是千钧系于一发的事情，不才愚顽，亦悬拳拳之心；在下位卑，也怀食肉之策。

已故主席毛泽东说：“路线是决定一切的，有了正确的路线，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我要活剥而画瓢：政策是决定一切的，有了正确的政策，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钱可以有钱。

海南，在呼唤政策，也在呼唤人才。

但归根结蒂，是在呼唤政策。

君不见：“双特”政策乍开闸，八万人才过海峡，倒海排山百仞浪，如荼如火闹琼崖！

第三章 故事与特写

背负历史的起飞

故事② 一个黎族女人的半生

这是我的一个好朋友讲的他自己的故事，一个悲凉背景上温情脉脉的爱情故事，和一个还没有结尾的怅意无限的结尾。

他那年15岁，做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到军垦农场当一名兵团小战士。他瘦小、文弱，似乎背负不起深山老林

里砍树开荒的生活重压。她 20 岁，据说爱着一个当兵的，在父母主婚的新婚之夜，逃离她所不爱的陌生男人，到农场当职工。她不识字，但天生丽质、漂亮、丰富、温情，眼睛和胸脯里蠢动着嫩绿色的春天和少女的幻梦。她送给他帽子（通常是送给恋人的），给他钉衣服扣子（颇有妻子式的细心），不时煮了粽子喊他去她的屋里吃（在饥肠辘辘的岁月，那是不可多得的奢侈品），但他还是小孩，某种启蒙教育很晚或者说几乎等于零的汉族小孩。有一天，她让女友告诉他，她病了。他急匆去了。她躺在草屋里窄窄的木床上，她气色很好，脸色潮红，黑眼仁里放射着黑钻石一样的光采。他挨她坐下，相对无语。她忽然伸手抓住了他的手，他感到她手的温柔和颤抖，在撩开的被角里看见她高频起伏的粉红色的确良衬衣和衬衣领口无意暴露的具有奶油一样颜色和质感的素胸之一角。他顿时明白了什么，他慌乱得昏了头，冲出草屋，一夜听床板在自己身下呻吟。第二天，听说她回老家去了，一去三个多月。回来后，她对他有些疏远，又有些客气。后来他读大学走了。十几年之后，她嫁给了一个黎族小伙子，那小伙子的父亲用草药治好了她父亲的病，不收钱，她便嫁给了他，生了四个儿女。他去看她，她高兴极了，希望把村里最好的东西拿来招待这个阔别十几年依旧不忘漠居穷乡僻址的她的大都市里人，她满村找，挨家挨户找，但她只找到 12 个鸭蛋，连一只鸭、一斤最廉价木薯酒也找不到。我想，这个时候如果她的心可以掏出来红烧招待他的话，她会毫不犹豫那样做的。但她只有 12 个鸭蛋，8 个炒了，4 个做汤，这是她能端出的全部心意。临走，他将身上几十元钱留给她，她没推让，收下了。但我相信，在得到慰藉的同时，她所收下

的，是更刻骨更铭心的一种长长不消褪的痛苦！

这就是一个汉化了黎族少女半生的故事。

我相信目下海南岛深山密林里和她一样皎好或者比她更加皎好的无数少女之中，和她一样有怀某种春蚕孕丝似的惆怅的，一定不止她一个。

古老的海南岛哟，你的儿女将自己命运的枯荣和你的枯荣死死连结在一起了。

倘若海南不变，无数代如她的少女们的命运也将重复她的牛车道一样深而固执的轨迹；倘若海南起飞了，她的后半生、她的儿女、以及无数和她一样的少女和她们的后代，将过上好一点或好得多的生活，她们面对自己心爱的恋人的时候，能拿出的便不仅仅是 12 个鸭蛋。

古老的海南岛啊，你养育的无数生灵——600 万男女，如同 600 万名乘客，他们的命运，将看你这艘 34000 平方公里的巨轮，驶到哪一个阳光明媚、空气清新的码头，抑或相反。

特写 2 一个台湾老板的自述

我能讲国语，台湾普及国语。我是台湾人，来大陆做买卖的。先到香港，中旅社拿我的身份证去看，不到两小时就办好了。我是偷偷来的。在商人里头我胆子比较大。我从广州坐飞机到长春，才晓得中国大陆真大，我觉得比美国大。广州的建设看起来和台北差不多。

台北外面看不怎么样，有钱没钱看不出来，乡村家家有汽车，城市的平均 3 户一辆，当然乡村的汽车旧一点，城市

用旧了卖给乡村。有没有钱要看银行的存款。台湾现在的出口排世界第 6 位，进口排第 13 位，外汇储存占世界第 2 位，今年国民收每人 4991 美金。我计算了一下，台湾人工工资是大陆人的 15——20 倍，吃的是大陆的 6 倍。台湾现在有很多世界第一，电器不比日本的差，汽车也很好，美国现在也在台湾做车，一辆就 8 万台币，等于 2 万人民币，台湾有十几家汽车厂。美国这几年把台湾逼得很紧。台湾最好的市场是大陆。微电脑、重机器、汽车等等，不要向日本买，日本人太鬼，世界有名。中国人和中国人到底是自家人。过去老总统一出口两句话就是共匪，新总统只说中共。老一辈人死了，新一代最好别再分开。

海南是个比较好的特区，我是 30 年的做鞋商，希望在此地办厂，此地橡胶多，劳动力价格低，又靠着香港，消息很灵通，香港是世界最大金融中心，离海南这么近。我算了一下，一双鞋 5 美金，在台湾一双鞋的劳动力 1.5 美金，在海南几角钱就可以了。我有技术，有设备，有市场，要办成也不难，就看此地的政策。老总统过世以后，新总统认为该改的就改，把一年该做的事缩短到几个月，四年一度的国民大会也不管那么多，大政策三个月就改变了。因为政策改变，外商到台湾很方便，出口也方便，形成更好的经济交流、技术交流，进步快、价格低，人家喜欢到台湾买货，这就发展了。民国 34 年，日本战败，但它十几年就恢复了，没有战争，国家和气，就能发展。韩国不到五年，自由经济成功了。大陆有这好的低劳力，为什么不能象台湾一样，很快输出去？什么事情都要申请、批准。我在北京，给香港挂电话，挂了三四个小时也没通，在台湾两分钟就通了。海南要是政策好，很